

祖父之死

祖父大约出生在1885年,他在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得中最后一届举人。那一次中举的举人可以有两种选择,一是等候分派一个官职,一是公费留洋,祖父选择了第二种。他到日本留学,据说曾进过早稻田大学,又进过东京帝大,最后确定的专业是医疗,这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——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,改变自己民族“东亚病夫”的面貌。

在日本时祖父与廖仲恺、何香凝过从颇密,也见过孙中山,加入了同盟会,思想趋向激进。回国后,祖父先在家乡(四川安岳县)开辟新学,自任体育教师,编制新式体操,还自写歌词自谱曲调,带领学生们边唱新歌边做新操,一时轰动乡里。后来祖父到北京任京官,是在蒙藏院任金事(清末是否有这个官职,我不甚清楚,但共和后他仍在蒙藏院,职务为金事,则应无误)。

在清末,他曾与汪精卫、黄复生等合谋在银锭桥预置炸弹,刺杀摄政王,事败后汪被捕,还曾有“颈颈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的豪语传世。那次谋刺,祖父以在鼓楼前大街开设的“真光照相馆”为掩护,事泄后汪、黄都没有说出他来,清廷也未侦查出他,他以后对此事也就讳莫如深,但某些最亲近的朋友,如李贞白、孙炳文等是知道的。

共和后,孙中山在南方并不能充分施展抱负,而假意拥护共和的袁世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称帝的野心,祖父心情非常苦闷,曾多次作诗抒发其郁闷的情思。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,但北



名人传记

刘心武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“揭秘红楼”引发争议之后,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,回顾了他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整个过程,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伏浮,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。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,显赫的家世、有趣的少年、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、揭秘红楼的辛酸等……

方更呈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,1924年,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发动国民革命,祖父立即奔赴广州,投身其中。

1928年祖父来到上海,成立了“上海公学”。进入30年代,祖父埋头整理自己历来的著作。本来,这些著作,会以《人类生活论》打头,在1932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。相信这些著作一旦面世,起码会有一部分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或出版史上留下痕迹。而且,“上海公学”由于其支持者

赵铁桥遭到暗杀,不得不解散,祖父自己又中风偏瘫,经济上亦陷入了困境,也等待着商务印书馆出书获得生活与治疗的费用。万没想到,祖父在病榻上所等待到的不是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个人专著,而是日寇轰炸机掷下的炸弹!

祖父所住的医院被炸成了废墟,日寇消灭了他的肉体。更令我们后人思之愤然的是,他的全部投往商务印书馆而尚未及印制的译著原稿,也在日寇轰炸火化为了灰烬!

祖父及其著作被日寇毁灭时,父亲是海关的一个职员,他和我姑妈等的悲愤之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在嗣后的岁月里,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置身在抗日的潮流里。1934年,母亲生下姐姐刘心莲后,因为在姐姐之前已有了三个男孩,无论从数量还是品种上,父母都觉得可以不必再生孩子了。而1937年全面抗战后,父亲供职地重庆经常有日机轰炸,为安全计,父亲自己留在重庆,让母亲带着孩子们先是躲避到成都郊区,后又进一步躲避到了老家安岳。这期间父亲当然也时来探望母亲和孩子。那时候避孕的办法不多,1941年年末,母亲感觉到自己又怀孕了,父亲知道后,坚决要她设法打掉。母亲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,遍寻偏方,积极服用。后来她感觉实在无法摆脱一个新生命的诞生,便转而经常抚摩着隆起的肚子,产生出了一种异常珍爱的情感。就这样,我于1942年6月4日凌晨,诞生在成都育婴堂街,接生的是我的舅母。父亲在我出生后,为我取名心武,“心”是排行,“武”是表示要以武力抗击日寇的侵略。

死亡之穴

5月1日白天和晚上,留在地堡里的最后一批人开始撤离,大家分成了若干小组。至于我嘛,没人来找我,甚至包括我的上司谢德尔。只有我和亨舍尔留在那里,站在走廊和工作室之间,看着一些人在离开前作最后的准备。在离开总理府之前,亲信们来到约瑟夫·戈培尔和玛葛达身边,向他俩作最后道别。

戈培尔选择留在地堡,和太太一起自杀,他们的孩子也一样,将一同消失。天快黑下来时,玛葛达·戈培尔流着泪从我跟前走过,然后坐在旁边的屋子里。表面上看,她很平静,甚至在桌上玩起了扑克牌。约瑟夫·戈培尔从房间出来,站在那里,身体略向前倾,长时间地端详着太太。突然,他问她在干什么。“打通关。”她回答说,甚至没看他一眼。不一会,阿图尔·艾克斯曼来找他们,拿着一把椅子。他们开始聊天,共同回忆一起战斗的岁月。其间,玛葛达·戈培尔离开了一次房间,到前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。在离她仅几米远的隔壁房间里,她的6个孩子已经安息。

晚上又召开了新的会议。约瑟夫·戈培尔极度烦躁,不知疲倦地跑遍了地堡所有的房间。有一会儿,他歇了下来,问我是否接到打给他的电话。我告诉他有些电话,其中有一个是打给魏德林将军的,有许多是打给塞福中尉的,平均每五分钟有一个。“都已经不重要了。”他说,“战争已经输掉了。”戈培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想逃离这个地方,于是便来到新总理府的地下室,在那里碰到了阿图尔·艾克斯曼,

纪实文学

【德】罗胡斯·米施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作者罗胡斯·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,1940年到1945年间,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,从“鹰巢”、“狼穴”到纳粹总部,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,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。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,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,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,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……本书由法国《世界报》记者尼古拉·布尔西耶尔文字整理。

他建议我和我的部队一起走,“我马上回来找你。”他对我说。

我重返岗位后,戈培尔从房间出来,问我:“还有谁留在这里?”我告诉他还有艾克斯曼、蒙克以及我看到的其他人。“可已经没多少人了!”他喊道。我告诉他,我想离开地堡。戈培尔让我等一下,说目前还不可能。他出去后进了办公室,并关上了房门。大约一刻钟后,他又从里面出来,显然平静了许多。“行了,我们已经学会了活着和战斗,因此

要钱旅游

这是个寒冷的冬天,气象台说本市气温最低达到零下15摄氏度了。这是这个江南城市历史上少见的低温季节。寒冷的天气本来就让人鲜有好心情,再加上这个冬天出的许多事,让凌霄更觉得这个冬天寒彻心脾,她又想起了儿子,奥克兰的这个冬天会是个什么样的?

其实,此时正是奥克兰的夏天,因为新西兰处在南半球,它的四季跟中国的四季正好相反。一、二月是中国最寒冷的冬天,而一、二月在奥克兰正是阳光灿烂的夏天。新西兰是海洋性气候,四季温暖如春。一年的平均温度都在摄氏15度左右,最低也不低于摄氏10度。就在凌霄一筹莫展的时候,蓝大伟正在充分享受着太平洋季风的柔情,潇洒地四处游逛呢。

圣诞节的这天,寒冷的凌霄打开自己的邮箱,因为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事,凌霄不能像以往一样跟儿子定时定点地聊天了。凌霄疲惫地打开电脑果然看见了蓝大伟的几个邮件,蓝大伟说,妈妈,怎么这么多天没有你的音信,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吗?圣诞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去了一次惠灵顿。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府,也是世界著名的风城,站在古巴街里,风儿吹动着我的衣服和头发,我觉得风很硬,我忽然想起了家乡的小风比这里要温柔多了。我不知在家乡今年的冬天冷不冷?……

尽管读这封信的时候,凌霄刚从医院回来,风雪把她的脸冻得生疼,可在她心灵里却在跟儿子一起感受奥克兰的灿烂阳光。

于是,凌霄又打开了



都市小说

冯慧著

小说选刊友情推荐

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,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。一旦孩子达不到,痛苦就会随时袭来,并引发悲剧。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,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,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。

蓝大伟的第二个邮件。妈妈,今年春节我不准备回去了,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些计划想实现。我想到欧洲去看看圣彼得大教堂、看看比特留斯大峡谷、看看卢浮宫……我们有许多同学去年都去了,我也很想去看看,开阔自己的眼界,妈妈,我想您一定会赞成我这个计划吧……

凌霄知道儿子又要钱了。凌霄想,虽然眼下家里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,但一定不能跟儿子说。蓝大伟是一个半大孩子心里存不住事,如果

他知道父亲病了半路跑回来不去了怎么办?那不是前功尽弃把她所有的希望给葬送了。

凌霄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给儿子汇钱,这段时间虽说生意一直没做了,蓝天祥有住院,家里的开销很大,资金是有些紧张,可是再困难再紧张也不能影响到儿子呀!千难万难儿子是第一位的,决不能让他在国外背包袱。等这几年过去了,儿子读个博士、硕士的衣锦还乡还有什么回不来的。想到这里,凌霄决定还是想办法满足蓝大伟的要求。

于是,凌霄扫了扫家里的仓底,东拼西凑地拿出3万元给儿子兑换了二千多欧元。当凌霄从中国银行走出来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站在银行大门外的高台阶上,凌霄仿佛看见蓝大伟带着博士帽拿着博士证书站在圣马克广场,千万只和平鸽环绕在他头上飞翔的美丽场景,她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凌霄说有人喊她,凌霄从幻想中惊醒,回头一看是何浪浪。何浪浪穿着一件皮草大衣,搭着一条银鼠色的披肩宛如一副贵夫人的模样。她也是刚从中国银行出来的。何浪浪说,真是难得见你个面。说着拉着凌霄就近找了一个咖啡馆。何浪浪把披肩搭在椅子靠背上转过脸很夸张地说,凌霄,你这段时间怎么啦?脸色怎么这样憔悴?何浪浪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习惯,一见面就先挑毛病再说。其实凌霄也知道自己这段时间脸色肯定不会好看,但她不想让何浪浪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,她

是刚从中国银行出来的。何浪浪说,真是难得见你个面。说着拉着凌霄就近找了一个咖啡馆。何浪浪把披肩搭在椅子靠背上转过脸很夸张地说,凌霄,你这段时间怎么啦?脸色怎么这样憔悴?何浪浪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习惯,一见面就先挑毛病再说。其实凌霄也知道自己这段时间脸色肯定不会好看,但她不想让何浪浪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,她满嘴说她的心理平衡。就用调羹搅着咖啡很从容地说,是吗?我倒没有什么感觉,然后岔开话题说,天这么冷你还出来逛街?

出事了

此后康镇坤一帆风顺。在开放办当了三年科长,工作很努力,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不错,领导很满意。恰逢本市一个属县分管外经事务的副县长调任,需要物色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人去接,康镇坤脱颖而出,成了副县长。三年后调回市区,担任常务副区长。不到两年,新港区成立,康镇坤担任管委主任。

康镇坤到新港区履新前夕,市里几位好友设宴为他庆祝,恭喜荣升主任。主任夫人自当陪席。那天聚在一起的人都有相当身份,彼此关系很好,大家替康镇坤高兴,喝了不少酒。酒一喝温度自然升高,朋友们轮番给康镇坤戴高帽子,也给许丽珊灌“米汤”。他们说许丽珊哪里光是漂亮,她是第一等的旺夫相,康镇坤和她结婚后步步高升,现在不得了了,三十大几就是一方诸侯。按这种趋势发展,几年后肯定回市里当头头,再几年该到省里去了。许丽珊最好早作准备,从现在开始让市电视台的播音员来当家教,学说北京话,以便今后跟康镇坤到京城当大夫人时,能有一口京腔。

康镇坤说别乱开玩笑。他讲了一个笑话,还是他擅长的系列,醉鬼。他说有位老兄与朋友欢宴,喝高了,颠颠倒倒出门,抱紧酒楼外一根门柱死活不放。旁人问,问这怎么啦?该老兄说没见过这大楼摇摇晃晃吗?不抱住会倒掉的。

“你们要是再灌米汤,这酒楼没晃下来,我先倒了。”他笑道。

朋友们说,谁不知道康镇坤海量,喝酒就跟喝矿泉水似的,特别豪爽还特别肝胆,从来都是康镇坤把别人灌倒,没



名家新作

杨少衡著

北京文学友情推荐

官员康镇坤政绩斐然,同时为政清廉,其太太许丽珊单纯正派。一日,康镇坤因受贿被突然带走,许丽珊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,她相信康镇坤。她要讨回清白,也要康镇坤给她一个真正的解释。康镇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他能给妻子怎样的解释呢?

听说他给谁灌倒的。要不他哪来的那么多酒段子?

当晚回家,许丽珊责怪康镇坤酒桌上胡说八道,讲的什么醉鬼笑话。“什么倒不倒的,讲那些干啥?”

康镇坤大笑说,你多什么心,讲的是喝酒嘛。许丽珊说,现在她特别想念刚结婚的时候,他们住在中学老师宿舍里,什么都没有,但是很安全。

康镇坤说你也真是,现在有什么不安全呢?别老操心那些事。这么个官不算太小,加上

也很清楚如何去死。你现在可以自便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”他握了握我的手,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举动。我点了点头,默默地向他道别。

我已疲惫不堪,苏军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,我好几天都没有太太的消息了,然而,我非常平静。我关掉电话总机,将所有的电话线统统拔掉。我和亨舍尔已经交换了给各自太太的信,生怕谁不能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活下来。他对我说,他还得留下,要让机器继续运转,给新总理府的地下护理室供水供电。临走时,我朝地堡看了最后一眼,里面空荡荡的,只有戈培尔夫妇将自己关在最里头的房间里,此外,就剩下亨舍尔一个人。我是最后离开这个死亡之穴的人。

在我离开地堡约5分钟后,约瑟夫·戈培尔和太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是在很久以后,即20世纪50年代重新见到亨舍尔时才得知这一情况的。我找到谢德尔,告诉他我要走,然后我在食堂吃了点东西。

拂晓前,我迫不及待地上了路,带上了唯一的武器和手电筒。我跑步穿过威廉广场,上了凯瑟赫夫车站的楼梯。地铁口弹痕累累,通道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在斯普瑞河下面,通道被废铁和石堆堵塞。

通过铆在墙上的梯子,我们可以爬上一个通风井。一名成员爬上去,将头伸了出去,看到地面有德军士兵之后,迅速下来对我们说:“他们已经成功过去了,他们全都在!已经到了!”于是,大家鱼贯而出。当我们呼吸到自由空气后,才明白自己弄错了。这些士兵都是战俘,我们落入了苏联军队的手中。

有你这样的好老婆,不说平步青云,起码来日方长,哪会说倒就倒。结果是不幸而言中。

许丽珊听说康镇坤是从会场后边给带走的。就在他漏夜回家探望妻儿,交待事情,讲笑话,所谓“酒徒坦白从宽”之后十几个小时。这一回他没有逃过。

他给带走的那天是星期一,管委会开干部大会,学习文件,安排工作,康镇坤讲了话。据说他表现很轻松,那种场合当然不适合讲什么“酒段子”,他谈刚刚编制完成的本区十年规划,绘声绘色,让场上百余大小干部个个听得着迷。这人口才好,有煽动性,加上情况特别熟悉,当了几年第一把手,新区发展也算一手促成,规划编制又是他亲自抓,自然如数家珍,很枯燥很抽象的串串数字一经他嘴就活灵活现。那天要不是还有安排,兴之所至他能说一个上午。

会议结束后他下了主席台,脸上带笑,余兴未尽,一旁休息室已经有两个人候着。他们跟他说了几句话,带着他从会场的后门离开,那里停着一部白色面包车。他就这样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。

在康镇坤口若悬河,于会场上发表康主任最后的重要讲话时,许丽珊正奔走在公路上。那天上午她准时到局里上班,把料里当天几个重要事项作了安排,即让办公室的驾驶员小张送她出门。行前,她跟局政治处主任请了假,说有件急事出去一下,中午就回来了。主任没多一句嘴,手一摆说去吧,你自己安排。许丽珊从交警支队调到市公安局好多年了,眼下当机要科长,在局里人缘很好,是公认的好干部,没人能猜想到她此行有些不可告人。